

王谿生年譜會箋

王船山年譜

60138/19

玉溪生小像

宋人寫無題詩卷首列玉溪像  
明陸色山刻之硯谷藏常熟沈氏  
遜堪居士筆譜以因摹者簡端  
以誌仲景

德謙



李義山畫像

華年錦瑟感何曾想見精純筆有核割

得蟾蜍一泓紫要分餘潤到吳興

高似孫硯箋杜

季陽端石蟾蜍硯篆玉溪生山房春渚紀聞云藏吳興陶定安世家

河陽管記信翩不似鍾馗世所傳

溫飛卿貌

植見孝若倘為方朔贊願將月賦齊鏐

玉溪書月賦刻星鳳樓帖中嘉興

沈寐叟嘗許居士為集字作贊

丁巳孟秋七夕

元和孫德謙題



通元年

據本傳云云豈義  
山後又居山南莫  
府耶抑誤以專轡  
爲東川事耶義山  
之卒不可考大約  
在大中咸通之間  
年六十餘

[illegible]

張采田手批玉谿生年譜墨跡

砥之

沈子雷侯

自南

張子九臨

拱乾

陳子長發

啓源

皆各疏所聞助余固陋校勘點畫則茂倫有專功焉

朱鶴齡長儒氏謹識

玉麈生詩注余所見凡數本惟桐鄉馮氏審定行年深抉隱微最稱

精確永長孺箋注初刻雖未窺宏奧與並大軌推論之功亦不啻沒

也今本即據宋注兼采義門竹垞晚歲三易評語何氏之評以安參

事而見劉忠欽多潤微故馮孟亭經之竹垞本未嘗改力斯集書

中無輯時有沈人之說而誤收者未必皆南亭臬卒也紀氏刻高自注

置吹毛求疵嗟然義山感興究廣而不知已之見解尚未脫枯槁習

迂改欲集失唐賢何其妄下雌黃耶且玉麈詩流遠宗楚騷

近世六朝然後能於李杜王韋之外自成流派統觀全集香澤  
 法專哀感頑豔糟場之止作者高過於諸家實不必規摹  
 彼李杜王韋拾豆餘詩人也乃能比不意香奩軌以同時李杜王韋  
 法律繩之若然則後人詎能李杜王韋四集是矣評臨義山意  
 何為哉我之識此所為詩解度踰古人而竟駕言曲派自謂  
 通我其不須有識焉處冷矣余昔年嘗有志箋釋此集所據為  
 馮氏注今熟其詩語歟自誕政舍弟楊以東渡金陵錯居見而  
 以此編易為然以其可以故原書次第因適而存之用備編補  
 家評法之涉例依違不悲辨也姑按其例於前丁未夏月錢唐  
 張采田孟的甫識

三家評法雖此氏最奇而然其痛辨之矣 孟田甫識

當塗者所薄名宦不進坎壈終身弟義叟亦以進士擢

第累爲賓佐商隱有表狀集四十卷

新書藝文志李商隱樊南甲集二十

卷乙集二十卷玉溪生詩三卷又賦一卷文一卷宋史

藝文志李商隱文集八卷四六甲乙集四十卷別集二

十卷詩集三卷

余初得此本以改原鈔篇第且長端注悉備取較馮注尤多所是正五家

評點誤錄與否不暇辨也近爲王穀中平潛補徵平潛成而詩之流因流寄

秋愛導際迎刀而解犁然當心目復取平理量之深病犯此評法吹毛

求疵安下雌義於義山名章麗內咄點哉無完膚輒以鄙見所及痛

加駁正必有發揮不覺累累滿帙而清之大義不與至余豈淺見也哉

訟哉不遇愛惜古人之苦衷也聊以示塗輒於來學耳庶明閱筆記

## 前言

李商隱年譜晚近流傳的有三家：一是朱鶴齡的李義山詩譜；一是馮浩的玉谿生年譜；另一就是這本張采田的玉谿生年譜會箋。三家之中，朱氏是草創，於商隱生平出處，漏略很多。馮譜則鈎沈索隱，號稱精確；但晚出的樊南文集補編，却不及見，所以仍有不少舛誤的地方。張箋是在馮譜的基礎上刪繁補缺，重行編定的。於前此各家的誤箋，糾正頗多；也有不少創獲，在上述各譜中，是較為精審的一本；可為研究李義山生平、作品的重要參考。

張采田，浙江錢塘人（一八六二——一九四五）。學識很廣博，於羣經、子、史以至詩、詞、佛學，都有研究。他所受浙東、西學派的影響較深，融貫了浙西治學的專精，和浙東博通的長處。於會稽章實齋之學則尤為服膺，所以在舊史學方面，造詣頗深。所著的史微是他推闡章氏學說的一部重要著作。清史稿的樂志稿和后妃列傳別稿也是他寫的。在文學方面，他早年就喜愛商隱的詩，自謂「行走常以自隨」。他的株昭集就是學習商隱詩體的集子。這部會箋則體現着他十多年研究商隱詩的成就。

本箋對譜主所經歷的唐代文、武、宣三朝的時事，編寫得還實有體。凡是當時外族的侵擾，藩鎮的

專橫，大臣的除罷，朋黨的鬥等等事，條分件繫，記載得簡而不遺其要。岑仲勉在會箋平質中說：『其年譜部分，應有盡有，弗蔓弗枝，誠不愧譜之正宗。』史文每條下鈎稽條貫，曲達旁通，唐集人事之討究，自今以前，無有若是之詳盡，豈徒愛王谿詩文者，必案置一冊，亦讀文、武、宣三朝史者必備之參考書。』這些話並沒有過譽。評語末句，蓋指張氏糾正和補充了新、舊唐書紀、傳上許多錯失而說的。如會昌四年杜棕入相，舊紀書七月，新紀書閏七月，箋從舊紀；會昌五年李回入相，舊紀書三月，新紀書五月，箋據樊南文集補編上李相公狀從新紀。王秉恩序謂與家藏傳抄本宋次道唐大詔令關合，可見其甄錄的不苟。如大中元年二月，李執方爲昭義節度使，紀、傳失書，箋據舊唐書盧鈞傳、本集、李執方華岳題名記把漏略補足。又如會昌三年九月，王宰充澤潞南面招討使，兼領河陽行營諸軍攻討使，舊紀但書『以宰充南面招討使』而漏寫『兼領河陽行營』，新紀但書『兼河陽行營攻討使』而漏寫『招討』，箋據會昌一品集、王宰靈石縣記石糾正了兩紀的誤奪。凡此之類，對新、舊唐書有關文、武、宣三朝史事記載，有訂譌補缺之功。

重視譜主身世的攷訂，可說是本箋比較突出的一面。張氏於此，用力最勤，而收穫也很豐富。箋中關於商隱的受知令狐，就婚王氏，移家關中，定居東洛，以及晚年的南下桂嶺，西遊巴蜀，其間的因緣去就，都詳加攷核，使讀者得以瞭解他的政治抱負。尤其在黨爭劇烈的局勢中，他周旋於兩派間所處的

態度，所遭的打擊，和他那窮困飄泊的身世，複雜矛盾的心情，從而便於探討他篇章中的隱詞詭寄之所在，這對讀者是有幫助的。至於張氏在鈎稽攷索的過程中，往往用『細案行年，曲探心跡』的方法，這在編寫年譜中還是創格。當然，如果離開了知人論世的原則而片面地憑主觀去推測，就會流於穿鑿，這在張氏，亦所不免。

自亭林年譜創爲譜主附載編年詩文題後，這種方式，已成爲作譜家的通例，本箋於此，則有所發展。張氏於詩文題下逐篇注明了編年的依據，並且還作了細緻的箋釋。如會昌五年編年詩春日寄懷下云：『義山會昌元年丁母憂，至是閒居已四年矣，故曰「我獨邱園坐四春」也。』馮編於會昌六年，非是。』又如大中三年編年詩和孫朴韋蟾孔雀詠云：『詩全以孔雀自喻，起二句謂自桂還京。』西施句，爲人所得。『秦客』句，受人之欺，暗指令狐也。』可在句言己之文采如此，屬望遠大。』瘴氣四句，言流落南荒，徒矜遠客。』都尉四句，指京尹留管章奏。』屏風燭鈿，『捍撥香臍』，謂風韻不減嚙囊也。』舊思四句，尚未滿足之恨。』地錦四句，謂內廷相隔，無異外曹。』姤好二句，聊自慰藉。結卽「豈無雲路分，相望不應迷」之意』云云，這一部分實質上給讀者提供了一部新注。

關於商隱的生年，朱氏定在貞元十一、二年間，誤據舊唐書本傳，不足信。馮氏據商隱上崔華州書定爲元和八年，又與仲姊詰狀「距仲姊之歿三十一年」句不合。本箋則定元和七年爲商隱生年。張氏

手批義山詩，初從錢振倫說，定爲元和六年；繼據祭仲姊文姊歿至父喪閱時六年的推斷，定爲元和四年；後又據祭文『半紀飄泊』，『年方就傳』句，聯兒詩『懽懽欲四十』句，提出元和五年的論斷。批本攷證爛然，幾經改易，最後才定今說。這雖然還未必能作爲定論如汪榮寶、岑仲勉等所說（汪說見手批本跋文，岑說見附刊會箋平質），但亦未嘗不可見張氏治學的探討之勤，下斷之慎了。

這次排印的會箋是據吳興劉氏求恕齋叢書本整理的。其後附刊的李義山詩辨正是從張氏手批本輯錄的，內容是駁正何焯、朱彝尊、紀昀的三家詩評的。岑仲勉的玉谿生年譜會箋平質則採自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五本。

辨正是張氏編寫會箋後的另一著作，和會箋有密切的關係，兩者合讀，可以看出作者鑽研的經過和各家評語的得失。

總的來說，辨正中張氏對各家評語的論斷，基本上是公允的。其中最可注意的是他批駁一家評語時，常能指出他致誤的根源。如曲池詩紀昀譏它是『但取姿媚而乏筋骨』。張氏謂：『晚唐詩派，多有此種看似姿媚無骨，實則潛氣內轉，迴非後世滑調所能假託。紀氏一概詆之。此未能致力唐賢詩律，所以語不中肯。』其次是他的評語能時時揭示出商隱詩的特點。如謂『義山七律往往以末句爲一篇主意，掉轉全篇，此是玉谿創格』；謂『律詩中能寓比興，得騷人九辨之遺音，有唐一代，惟玉谿一人，此所以』

獨成宗派」；謂「無題詩格，創自玉谿。此體祇能行之七律，方可宛轉動情」。復次是辨別深細，能解人所不能解。如辨子初全誤作詩爲子初和作，非義山詩；解謁山詩的「山」字謂「山」卽義山，詩是暗記令狐綯來謁之事。以上所說，是本編的精彩處。但是，張氏此編也有缺點：評語多有說服力不強者，亦有過於苛刻，近於謾罵者。如駁紀評公子詩謂「此而謂之不雅，不知何者謂之雅也」；謂「紀氏祇讀唐詩三百首，便自詡通人」，則文人相輕之習，張氏亦未能免。

岑仲勉的平實對會箋作了全面的評價。岑氏是研究隋唐史的專家，熟於名物、制度、地理、掌故，於張氏失攷處，頗有是正。如以史官纂修實錄以詔令爲依據的規律正張氏大臣除拜據赴任時月的臆說；據唐代考試制度和登科記攷正義山太和六年、八年應舉的失實；以白居易貶江州，刺杭州所取路徑正五松驛詩注「由京東還」里地的錯誤；以上河陽李大夫狀及上忠武李尚書狀稱李執方二十五翁正招國李十將軍的非執方；以新唐書宰相世系表正爲濮陽公上白、杜、崔、馬、鳳翔崔五相賀正啓中的馬相公實係宰相公琮等條，確屬信而有徵、無可置辨的事實，足以糾正張箋。它如補釋和章潘前輩詩的「前輩」，祭外舅文中的「旋衣朱紱」，贈司勳杜十三員外詩注中的「未紱朝散」等，都能獲祛疑解惑之益。至於辨周墀入相，宣武王彥威卒，四皓廟、王母廟詩的編年各條，以及某些失證、漏略之處，則書藏有缺，依據有差，或領會不同，可備爲一家之說，似乎還難作爲定論。

最後，有一點必須說明：前人著書，往往因行文之便將引文任意刪節，爲了弄清眉目，這裏仍用引號標出，不加刪節號，並改正了明顯的錯字。其它標點、校勘，亦有漏失、錯誤的地方，竭誠希望學術界惠予指正。

吳丕績 一九六二年八月

## 序

子輿氏有言：『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有宋以來，嗜古之士，往往於詩家者流，爲之編纂年譜者，殆深得尙論之義乎？然詮題歲月，不盡疑年；綴述生平，豈必闡隱？苟非融洽詩旨，覃思寫精，取證史聞，裁爲實錄，未有獲也。義山之詩，韜華耀采，促絃錦瑟，自寫其牢愁；香炷哀箏，非關於附物。遺山論詩絕句，惋歎鄭箋之無人，其以是乎？年譜之作，託始吳江朱氏，椎輪大輅，實啓山林。至桐鄉馮氏，一字嚴爲增損，九章挾其離憂，自謂所採史事，惟取詩文印合，斯固然矣。若乃燕臺興詠，適當感遇之秋；蜀川徂征，詎在悼亡之後？凡諸乖迂，猶俟攷覈，把翫辭意，未足懸符，亦由補編晚出，不經目寓故也。吾友張君孟劬，始自綺歲，輒喜箋謳，抗心所希，便以樊南爲祖。於是通意內之隱，索絃外之趣，高桐霏霧，識棲託之無從；衰柳斜陽，慟年芳之易晚。史公所云『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庶幾遇之。幽賞既真，玄解自闢，積稔斯久，遂成年譜會箋四卷。謂之會箋者，蓋以握睇篇翰，整比歷牒，博綜往聞，義取甄表也。夫撰述年譜，徵之史傳，其要宜矣。然史家載筆，粗立條流，敷陳梗略，如是而已。若詩人者，其憂生念亂，陳古諷今，輿航登涉之勞，紆綯交游之契，未必悉詳其籍記也。語曰：『說詩者以意逆志，是謂得之。』作譜之法，不在茲乎？此書於朔雁傳書，自悲失路；舊鷺回夢，致

慨無衣。凡扶牀纔解之辰，入洛賦歸之際，一游一豫，胥有據依。使非精於詩者，其所以隱詞詭寄，安能體知幾探蹟之心，緝仁軌行年之記？是可爲治譜學者別開戶牖，昭示津塗也。孟劬著述閱富，已傳世者，史微而外，復有白喉通考，余皆爲一辭之贊，附驥而彰。今以此編弁言，來相敦促。反復循誦，竊歎魯豈而後，綴學孳多，搖裂紙札，猶覺此祕未睹也。不辭序之，其詞云爾。丙辰夏六月隘堪居士孫德謙序。

## 序

善哉！孟子之言詩也！曰：『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顧意逆在我，志在古人，果何修而能使我之所意不失古人之志乎？其術孟子亦言之，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故由其世以知其人，由其人以逆其志，則古人之詩，雖有不能解者，寡矣。漢人傳詩，皆用此法。故四家詩皆有序，序者，序所以爲作者之意也。毛序今存。魯詩說之見於劉向所述者，於詩事尤爲詳盡。及北海鄭君出，乃專用孟子之法以治詩。其於詩也，有譜、有箋。譜也者，所以論古人之世也；箋也者，所以逆古人之志也。故其書雖宗毛公，而亦兼採三家，則以論世所得者然也。其易毛之最著者，毛詩序以小雅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四篇爲刺幽王作，鄭君獨據國語及緯候以爲刺厲王之詩，於譜及箋並加釐正。爾後王基、王肅、孫毓之徒，申難相承，泊於近世，迄無定論。逮咸豐間函皇父敦出於關中，而毛鄭是非，乃決於百世之下。敦銘云：函皇父作周續盤、孟、尊壽、敦，鼎自家寶用。周續猶言周姜，即函皇父之女，歸於周，而皇父爲作滕器者。十月之交、靈臺、魯詩本作閭姜，皆此敦函之假借字。函者，其國或氏；續者，其姓。而幽王之后，則爲姜爲姬，均非續姓。鄭長於毛，即此可證。信乎，論世之不可以已也！故鄭君序詩譜曰：『欲知源流清濁之所處，則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則旁行而觀之。』治古詩如是，治後世詩，亦何獨不然？余讀吾友張君孟勗玉谿生年譜會箋而益信此法之不可